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玩齋集卷八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主事_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_臣王鍾泰

謄錄舉人_臣閻學朱

欽定四庫全書

玩齋集卷八

元貢師泰撰

傳說問戒銘贊題跋偈祭文

閒閒翁傳

閒閒翁不知何處人亦莫詳其姓名遊吳越間遇山水佳處輒留居焉好種花竹彈琴奕碁賦詩客有遺之雞翁曰是有德者不宜束縛即解縱之久而雞益多翁每食則亦閒而食之有不至者連呼閒閒羣雞皆來翁大

喜因自號粥客或問曰子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氏之學而不以號迺有取於粥雞聲乎翁曰是何言歟夫人食則生不食則死豈唯人哉犬馬牛羊皆然豈唯犬馬牛羊穀粟花果皆然穀粟花果食於土者也犬馬牛羊食於人者也至於人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氏之學其志亦將以待食乎君者也是故三代而上食其臣以五等之爵秦漢而下食其臣以萬石之祿魏晉以及五季趙宋食其臣以九品之官然則

臯夔稷卨伊傅周召皆待其君而食者待其君而食與
待人而食者無異待人而食則與待閒而後食者果無
異也客曰子何其食為哉亦曰道而已矣不以道而
以食則臯夔稷卨伊傅周召其志亦將以求食乎翁曰
是何言歟謀道者固不謀食然亦未有行道而不食者
也吾既不能自食其力又不能待君之食徒持文墨議
論安坐以噍食於人也其能免衆喙之嘈嘈乎客姑去
吾閒吾雞矣遂命其徒木雞生書為傳

趙氏節義傳

至正十六年春三月十日淮寇陷金陵民吏多死之然
求其內外盡節服義以無辱其身者吾得趙氏焉趙氏
之先歸德人國初時有諱應德者始居金陵嘗編修史
館尋棄去號直心居士生子鑑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
都事卒贈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鑑生五子曰
龍澤有學行以御史薦為郡文學曰雷澤讀書明律令
累官奉訓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判官所至有能聲

生二子棟楷曰泳澤為伯父鎰後曰宗澤勤慎善謀由
臺幕府史吏閩憲轉戶部令史曰滙澤博覽強記能詩
文始寇至時雷澤被臺檄督餉句容滙澤棟皆從行宗
澤亦以使事留錢唐獨龍澤家居宗澤妻衡棟妻夏楷
妻劉倉皇亡所措衡泣顧夏曰婦人義不辱我與而夫
皆出萬無生理劉夫幸在尚善自保言訖赴屋後池水
死夏亦死劉曰妾夫雖在能衛我乎亦隨之溺明日賊
果大掠執龍澤詰所藏不得則驅之拜龍澤罵曰我食

學官雖五斗粟安能屈身拜賊耶賊怒殺之又執楷榜求其父運判君楷知賊將脅之用終不言亦殺之雷澤乃得變姓名去其妻申聞之垢面敝衣徒跣從至今莫知所之或傳在句曲山中

史官曰臣死君子死父妻死夫使家有其一已為難矣況三者並出一家乎雖然知死者之難於生而後知生者之難於死然則趙氏之或死或生要皆無愧於心哉

雙孝傳

故抗郡監贈范陽郡公伊普迪哈魯鼎諤爾根氏其先
祖扎瑪里鼎從憲宗皇帝南征死釣魚山子孫世為聞
臣郡公娶夫人虎篤聰慧孝慈出天性處內外無間言
始至時年二十四姑也赫伯哈敦年已五十性嚴毅寡
言笑夫人事之曲盡婦道姑嘗有病侍粥藥目不交睫
者累晝夜雖疲極無倦容夫人養姑十年始終不渝人
皆以孝婦稱郡公間抱危疾藥餌無所容衆醫環視束
手夫人號泣曰婦人以夫為天今疾亟且死妾何生為

遂拔刀誓天剖左股肉齊和以進強郡公嚙之有頃張目視夫人曰是何良劑也翌日疾遂瘳生子曰沙木斯鼎夫人既沒繼室史夫人真定人性貞淑善女紅讀書知古今事其來歸也二十二事姑尤孝謹一日起居者三飲食必請所欲品嘗旨否乃敢進及暮則枕衣席溫清已乃敢退遇有疾則日夕坐卧榻下衣不解帶雖厠膾便器亦躬為浣滌姑嘗語人媳婦孝我今無以報願子子孫孫娶婦皆如媳婦姑年八十感劇疾三日不甦夫

人割臂肉為粥焚香泣禱曰天乎天果恤諤爾根家吾姑食此庶其生乎仍願減妾五齡以益姑壽明日果愈又五年乃卒姑將瞑猶執夫人手曰汝事我二十五年如一日天地鬼神亦知之我死矣幽冥中忍忘媳婦乎言訖而逝初夫人之來沙木斯鼎繇潛邨近臣累拜福建行省參政南臺治書以資善大夫監憲閩海茂巴爾斯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古魯蘇宿衛內廷哈沙珊延平府判皆能以功名顯其親而監憲尤慈仁寬愛為時推

重故凡右族之稱孝者皆首諤爾根氏二婦云

史官曰刲股割臂勇士猶或難之況婦人女子乎諤爾根氏二母操刀自嚙曾無縮瑟非真有所見者不能也嗚呼至孝通於神明信哉

海樵說

新安汪仲恭為予言其家住五嶺芙蓉之西間嘗樵其絕頂俯視東海眇若一粟今身即其地徘徊俯仰不覺三載爨荒茅敗葦於野水之濱即欲歸樵而不可得因

自號海樵子其為說以慰我乎予謂仲恭之號亦奇矣
大海之東衆水所歸其大無量其深莫測其翕而靜則
汪洋瀚漫淵渟波瀲浴日月涵星斗籠絡宇宙包羅萬
象其噓而動則怒濤狂瀾橫奔而疾擊衝颺鼓之摧山
靡谷迅若雷掣震若雷吼蛟龍龜鼉神鬼百怪變化之
物翕忽萬狀其危且險使人神怖膽掉若此其可畏也
故凡操舟鼓柁以出沒乎其間非豪商巨賈則網罟而
漁者也其州居而岸處非齧夫蜚戶則習知其事者也

仲恭縱不歸樵於芙蓉之西獨不樵於山乎不樵於山而樵於海其志可知矣仲恭學道士也天地間莫大於道亦莫大於海知海之大而後可以語夫道矣海無不受也道無不該也知道之大而後可以樵於海矣人見仲恭樵於海豈知樵海之非樵歟知樵海之非樵豈知不樵海之非樵歟方吾之樵也無登涉之危無荷擔之勞浮苴來吾前斷梗出吾後隨所遇而取之不盈也及吾之不樵也則漫漫而遊悠悠而望任所之而無往非

適也然則樵固海也不樵亦海也海在是道亦在是矣
是故因其大可以廣吾量就其深可以蓄吾德體其翕
而靜可以凝吾神乘其虛而動可以充吾氣量廣而德
蓄順凝而氣充然後蘊而為學問則浹洽而精醇吐而
為文章則雄渾而雅潔發而為事業則震奮而光明予
嘗論世之學者非其神融心領超然特悟其所得未必
皆真也昔者惠文之養生得之於解牛九方臯之相馬
得之於驪北宋元君之畫史得之於磐礴屈原氏之離

騷得之於放逐司馬遷之史記得之於游觀張旭懷素之草書得之於舞劍酣醉杜子美之歌詩柳宗元之文章得之於窮愁遷謫事固有殊情而獨感者不若是而謂之真得皆妄也仲恭之樵海其亦有所得矣夫不然操刀荷蕢以雜出乎斥鹵之鄉者紛紛也號雖奇何益於道哉

吳觀尚賓字說

觀上則曰觀以四陰尊二陽有觀望之義也聖人於此

所以寓其憂世之心者至矣然初之童觀二之闕觀三之觀我生皆以位卑望遠而未能廓然有所見焉獨四切近於五密覩人君之盛德國家之休光其占為利用賓於王蓋賓者主之對以君臣之分而行賓主之禮非素行顯著其何以克稱哉聖人於此復推其象曰尚賓豈不以作賓王朝士君子志尚之所在乎觀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益亦勉夫作賓之實以毋負尚賓之志可也易之道每嚴於君子小人之辨而觀之六爻尤拳拳

焉觀也其勿墮於小人之朋而為君子之賓乎此固而父之望於觀而亦朋友之所以重為觀勉者克潛曰博矣哉先生之教也遂書以為說

名吳晉說

景文一日過予左手挈其幼兒右手持尺紙曰兒見兄字亦欲得之宜無靳也余曰老愛幼常情也然敢以子之情而瀆吾禮乎景文笑曰吾亦安能察於禮而薄於情乎且指其兒拜不止迺取易筮之得坤下離上之卦

為日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之象且其繇曰桓桓康侯
德廣以修三接愈恭承王之休其將進而不已乎遂名
之曰晉晉進也年進則學進學進則德進德進而後可
以進於仕矣余雖老俟兒學與德成三加而仕尚當字
之兒拜景文亦拜余荅拜因書為他日徵焉

鄭居貞字說

予以戶部尚書分治閩海之三月僉憲鄭君彥昭遣其
子桓來受學則又進曰桓冠而未字敢求所以美其名

者予迺取易屯初九盤桓利居貞之辭字之以居貞桓復再拜曰甚幸先生之終惠也使知所厲焉予惟桓之一辭散見於易詩書春秋禮記雜出於諸子百家之書長發之桓撥牧誓之桓桓諸侯之齊桓魯桓器之桓圭桓楹或取其威武或尚其直大莫不有頌美之義焉獨屯之盤桓以震坎初交而繼乾坤之後蓋萬物發生之始其象則雲雷興而未成澤其字則草穿地而未甲坼其義則君子方經綸天下而未寧也當屯之世非賴剛

明有為之才不足以濟難初九雖以陽德而居下位其所應者又陰柔險陷所宜盤桓善守以俟時之通而不宜急遽倉卒以致禍也然而貴而能下賤寡而能御衆則建侯之利其終得而辭之哉且五非不尊也以屯膏而施未光初非不卑也以居貞而大得民嗚呼君子之進退出處固視其時之難易可否亦曰思不失其正而已矣桓乎桓乎其將進於道乎

陳文彪炳文字說

華亭陳仲明名其子曰文彪間過余而請字焉余按彪虎之文也在易革之九五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字以炳文不亦可乎或謂革之為卦離下兌上九五位中正而應六二以一身之光澤為天下之文明是乃大人君子之事豈後學小子所敢擬議哉余曰然易道通乎上下而變動不居者也希聖希賢獨非學者之事乎夫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卦之象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卦之德也合象與德而革之義無餘蘊矣且以二體言

則兇為虎於時為秋離為文於時為夏夏而希秋而眊
以至於炳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然則虎變之文正學
者自新之極功也陳氏子年富氣銳方勇於學庶幾觀
象玩辭而有得於此雖然名者實之賓實者文之本修
其實以稱其名厚其質以充其文則名不虛稱文不徒
飾矣不爾則外事華藻內實歉然將何益哉傳曰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炳文其尚勉之

花君美御史字說

南臺御史高昌呼都克布哈君間為予言昔與柯君敬仲
遊辱以君美字及友林君清源復得解其義而搢紳先
生不鄙而稱述焉竊嘗佩服周旋而進於道然猶懼學
之未能至也願一言以自勗予惟往年嘗識君於江浙
繼復邂逅於甌閩間觀其風神俊偉論議英發時固已
知君之才器超卓過人遠甚今以使事道出會稽則君
方衣綉持節按部海濱而聲光譽望赫然動乎東南予
益知君之美德信乎名實之相稱矣夫美者善之在已

而充實者也存於內則為和順之積見於外則為英華之發施之家則孝友雍睦而懽然恩愛之相親行之天下則安靜和平而藹然治化之無間然則美豈誇辭溢譽而已哉易不云乎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傳不云乎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光輝所以成已事業所以治人君能因是而益勉焉則學有弗至乎予曩侍君之季父平章公於是有契家之好今得見君之樹立若此予心安得不重慕而起敬之哉因君

之請遂喜而為之說

中中子說

金華王子章故宋文憲公魯齋先生之諸孫也以文學倅海寧既代且老猶日孜孜進德不已更號中中子今年春予以戶部尚書總漕閩廣道出海寧子章首來謁問所以中中者予曰子以文學世家而能自立若此其將有得於中中矣夫人以稊米之身而能備萬物之理參天地之大者心也其寂然不動無少偏倚者中之未

發也隨感而應使無過與不及者中之已發也存之於未發之先而復察之於已發之際則中其有不中者乎自堯之執以授舜舜益之以命禹湯武建之以立極孔顏擇之以為教子思子發中之用孟軻氏明中之權而中中之道始備矣夫易之為書凡其曰正中曰得中曰在中曰居中曰遇中曰利中曰尚中曰以中曰久中曰大中曰中行曰中正皆得位而有應者也曰過中曰失中曰中未得曰中未變曰中未光皆失位而未得應者

也然則神聖設教以前民用亦莫先於中天下之道其有加於此乎天得中而清地得中而寧天地一失其中則日月薄蝕而四氣不順山川沸崩而萬物僭差而況於人乎是故農失其中則不得以為農工失其中則不得以為工賈失其中則不得以為賈以至於醫卜百家之流莫不欲得其中而況於士乎自世衰道微往往汨於私意以淪胥其恒性是以存乎內者不能無偏倚之患著乎外者不能無過與不及之差不及不知所進

之過又不知所以抑之而中道或幾乎其息矣中道既
息其視農工商賈醫卜百家之為反有弗若亦可悲夫
今子章能以中中自勉而不知年之老庶幾知所用力
者由是而日加敬畏焉使靜有以養其天理之公動有
以遏其人欲之私則體用相須內外無間而堯舜湯武
孔孟相傳之統與夫大易進退存亡之道舉不外乎此
矣嗚呼微哉遂書以為中中子贈

中中子問

客有號中中子者請問中中子戾契子戾契子曰天不
中則日月薄蝕而四序僭差矣地不中則山崩川竭而
萬物不育矣人不中則倫理廢而入於禽獸矣聖人之
道大莫大於中者子亦何能遽領其要哉中中子曰固
矣天烏乎中地烏乎中人烏乎中吾不得而知之也且
子之於中亦戾契矣又孰知中之為中哉戾契子啞然
而笑曰夫道散若牛毛得若麟角而子不知戾契之非
中又烏知中中之非戾契乎子必欲聞至道之要其斂

爾形收爾聲反爾聽使心如止水湛然而靜不撓於物
不汨於私庶其可論此乎中中子退而齋三日迺敢復
請戾契子遂揚袂聳冠箕坐曰可哉天之道以陰陽而
立地之道以剛柔而立人之道以仁義而立消於上者
息於下往居外則來居內晝夜寒暑各司其半陰不終
於陰而陽生焉陽不終於陽而陰生焉陰陽合德則三
光明六氣順此天之中也剛以克柔柔以克剛剛柔相
濟五才互用則煦嫗孕和而生植蕃此地之中也存心

以仁制事以義或施而恩或果而斷喜怒愛惡不失其
偏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聖人之中也雖然天地不
能以自中必得聖人以為中聖人之所以能中天地者
毋亦損其過益其不及治其偏使歸於正而已矣其見
於經者曰裁成曰輔相曰彌綸曰參贊曰經綸曰成變
化而行鬼神凡若此者豈非天地待聖人而後中乎中
中子曰博矣微矣中中之辨矣然而天人相去遠甚果
何道以中哉庾契子曰蟋蟀以秋吟蜉蝣相陰出物性

猶能知天地之故孰謂夫天人相遠哉孰謂夫天地之中不中於聖人乎孰謂夫聖人之中不中於天地乎況人與天地本同一體吾之耳目口鼻其天地之日月風雷山岳河海乎吾之骨肉毛髮其天地之土石草木乎吾之噓吸出入其天地之噫氣乎是故運動法乎周流張弛法乎闔闢憂喜法乎慘舒吾心既正則天地之心其有不正者乎吾氣既順則天地之氣其有不順者乎其感通之妙如機之發矢如樞之運戶如橐之鼓風神

用不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中中子矍然起曰吾問中中而聞聖人之中因聖人之中而聞天之中地之中又聞戾契之為中也幸哉幸哉中中子者金華王藻子章戾契子則宣城貢師泰父也

鵲戒并序

海濱之家好養鵲道遇臂鵲而過者其容甚戚問之則曰吾旬浹間失四鵲或以強擊或以縱欲或以爭得是以戚焉余讀柳子三說蘇子二戒而愛之然猶各寓意

於一物焉今以一物而得三戒遂書以為勸

其一曰黃鵠色閃閃若黃金然強力而疾擊遇大禽他鵠不可得者則縱之無不得也一日見羣雁集海上試一縱焉鵠攬身奮翅方突入陣中雁呼其儔來救回旋啜力不能勝臂者急呼之則毛羽幾盡脫矣籠之數月乃敢復至海上遇大鵠方東向立脫其帽覘之則搏擊如故態鵠見其來凝然不動伸頭掉喙徐擊之正中其腦以死吁不量大小而犯非其分以殞其身宜哉

其二曰赤鵲色正赤黠而多能凡擊鳥相向來則已必背而去稍遠出其不意也乃還擊之無不得者或墮在水則舉而擲之地主者甚愛之飼常倍他鵲其後竟以食多而病毛羽脩脩然投以善藥逐其腸中惡敗病乃已自是每節其食視之益勤然神俊終不及前時間出遇野雉雛而起試投之雉竄入叢棘中鵲數擊不得殊困憊張翼而嗷衆啖犬逐雉出犬闕助之使盡其力迺得主者喜即嚙血肉飽啖之明日視鵲死矣吁忘已之

弱而貪得不止果異是哉

其三曰蒼鵲其狀特小始得二喙畜久而色尤雜以青其搏也必先後之令下上旋轉以無失焉一日乘小舟臂出江上見鵲啄田間大呼而逐之鵲懼無所蔽也則急投之水其一方奮擊其一復至鵲沈而無所得則二鵲自相搏皆溺以死噫向止用其一使自專則鵲固可得也今兩縱之爭以死悲夫

俞仲圭好古齋銘

渾敦鑿凝以爍五太御三靈覺風氣通人文作歷黃虞
物咸若如姬降王政虐繫宣尼荆金鐸正六經道斯廓
既精微亦渾噩傳萬世為民度遵之善逆之惡維好古
莫此樂

賈循正善善齋銘

人性本善善原於天不善其善遂為惡遷善善不已其
善則全已善善人人善善已善已善人斯為盡美徒善
弗庸於道則否所貴學者不惑不止勗哉循正善善在

是

皇太子賜書贊

謹按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軻氏之言也至正庚子秋
皇太子大書以賜福建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布哈特
穆爾平章以戊戌秋來鎮閩海誅鋤兇強保衛良善一
年而政敷二年而民信飛艘漕海以餉京師上嘉其功
進階陞秩錫予駢蕃於是東宮復有是賜平章既已裝
潢成軸又將摹勒立石省署之南用彰寵賚而垂無窮

焉間以語戶部尚書臣貢師泰師泰竊惟帝王之道由周孔而後獨孟軻氏得其傳然其論政治之要不過兩言而止蓋有德在位則足以正君善俗有才在職則足以修政立事昔者商宗任官必曰惟其賢惟其能成王立政必曰推賢讓能賢能有益於國家也尚矣今皇太子賜書藩翰重臣而首及於此其有得於三代致治之要哉臣師泰嘗授經宣文進對講席甚幸獲睹殿下問學緝熙之功章翰飛動之勢敷張盛美寔臣之職謹再

拜稽首贊曰

皇帝建極統正萬方明離主震適為元良毓德儲宮潛
心端本聖學緝熙造道之閭寶章揮灑爰及燕清昭回
雲漢煥爛日星鳳翥鸞騫龍驤虎躍力幹萬鈞方凝圓
爍曰職曰位任能與賢徵諸孟氏錫我良臣義畫禹疇
殷盤周鼎並美齊休以教以警臣拜稽首臣實慙愚敢
不敬服以昌令謨伐石刻文樹之南土匪臣是私式訓
來者川流於海嶽峙於天百靈衛呵於萬斯年

皇太子賜書贊

右弘化二字出周官三孤貳公之辭皇太子書以賜福
建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諤勒哲特穆爾者也平章以世
胄起家歷踐中外至正二十年由同知淮南行樞密院
事擢任茲省既陞辭東宮遂有是賜蓋化者天地之用
弘者張而大之也日月星辰之照臨雷霆風雨之鼓潤
山川河嶽之流峙陰陽寒暑之往來其為化也大矣然
其休咎徵驗未嘗不與人事得失相關是以有天下者

既立三公論道於其前復立三孤寅亮於其後凡所以盡變理之道成輔相之功者至哉今皇太子賜書藩屏而首及於此其有見於古先聖王倚注大臣之深意乎平章尚思懋昭明德勉建勲業使海邦廓清民物鬯遂則鋒車趣召還秉國鈞當不遠矣至若揮洒飛動實出天造又非臣愚陋之所敢形容也

普平章壽容贊

至正二十年秋福建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普公兼善以

鎮南服功詔賜御衣上尊加銀青榮祿大夫位第一用
便宜如故事賓客僚佐圖公象以為壽宣城貢某贊曰
王封之胄列仙之儒器弘德克神明內腴瑩如拱璧粲
若明珠熒然出匣之干將亭然照水之芙蕖白玉橫帶
黃金刻符停鸞峙鵠擁笏垂魚出則膺申呂方虎之寄
入則陳皋夔稷契之謨故能為邦家柱石弼輔範模吁
雲臺麟閣尚徵斯圖

袁伯長學士畫象贊

東海之濱有偉其人玉雪襟度風流措紳衆鑒以巧我
坦以真圭璋聞望黼黻絲綸垂魚秉笏盛服在身山明
水清皎乎其神

小象自贊

我冠盛服曳玉垂紳紀綱法度森乎在身敢不肅恭以
欺明神

孟天暉御史小象贊

服之華也見乎外德之華也本乎內內外交稱庶免于

庚惟其有之克共大祭

右勇冠

出則秉笏垂紳處則野服葛巾人知出而仕之為榮又安知處之樂為真也風流邱壑庶幾斯人

右燕居

僧仲謙運使小象贊

勇冠之義佩玉之儺于郊于廟其儀孔嘉明神在天百辟在位儼立執圭承我大祀

右勇冠

儀觀昂昂意氣堂堂繡衣朱褱煜其有光昔既見之今幸同事我贊爾真維德之幾

右燕居

阿勒坦布哈御史鷹冠贊

冠之鷹也將以觸邪服之度也將以戒奢豈徒為躬之
華庶幾為德之嘉律之於身格之於神規之於人質而
能文剛而有仁斯其所以宜於郊廟朝廷也耶

胡惠卿畫象贊

貌古而莊氣和而剛居家庭而行有常混閭市而名不
彰然亦嘗分轂載於中書授几杖於黃堂明珠在淵煜
然有光我贊爾真益壽而康

俊用章畫象贊

至正十九年冬十月予以使事道出會稽留止大能仁
俊公方丈者信宿其徒惟平間以公畫像示予為之贊
曰

有偉其身有烜其神以如是觀孰幻孰真脫屣跼蹐若
長往而忘世揮塵談笑實與物以皆春既質而文亦肅
而溫海天孤月野水閒雲

訢笑隱畫象贊

飛錫於天竺之峰面壁於龍翔之宮蓋萬派之源之正
學而千山百海之奇胸也衆以性求我以相見寶月高
懸華雲普現此所以點維摩於上方賜大中於便殿也
耶

耶溪和尚畫象贊

風清月明山峙淵沈人見其貌我識其心

慶大夫書了堂二字因為之贊

川回山峙卓為奇文力挽河漢一筆萬鈞

題玉髓經後集

玉髓經世傳張子微受之蔡元定復為之發揮其於卜
筮定宅之法固為詳矣然其浩博而精深非專門地理
者未易觀也今李君仁齋撮其微旨著為圖經後集若
千卷使夫孝子仁人欲掩其親者一覽而山川靈異陰
陽向背可指諸掌斯亦奇矣夫卜宅之法莫善於郭氏
筮書而莫精於曾陽氏之學欲知郭書必求之曾陽欲
知曾陽必求之玉髓欲求之玉髓其又先之以此集乎

或疑玉髓出北巖非元定書也雖然紫陽先生固嘗篤信而辨論之亦豈無所見哉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晦日題於角東慈濟寺之竹窻

題曹士弘先生哀辭後

右中朝諸老為廬陵曹士弘先生所作傳誌詩文一卷凡若干篇而范學士哀辭實當卷首間從其子友仁得而觀之伏讀再三不勝悲感先生在大德丁未間為廣德陳陽村巡檢以史學名家陳陽去師泰家才二十里

許先太父秘書府君亦以古學自任年七十餘猶著述不倦四方之士若隆山牟仁父父子四明戴帥初東平王岱宗日集館中相與評論古今治亂得失人物上下有所疑難輒片紙細書往來是正不絕久之積成大軸時先生最號該博某方垂髫恒立侍傍至今尚能記之近年來江東西重罹兵革某家所存大軸皆為煨燼無復存者而先生廬陵手澤意者亦不復完矣今觀此卷豈獨可見曹貢三世通家之好而中朝一時文物之盛

從可徵焉嗚呼先生之學若此終不得一施於用固可
深慨然既沒世而名愈彰子孫猶能傳其家學以有祿
位天於斯文亦厚矣哉

題旅獒圖

此圖一人執紼牽犬一人從以墨幟一人函書最後
其狀貌衣服大類西域人豈取武王時西旅獻獒事以
為之乎不然今日流沙萬里之外炎荒百蠻之國莫不
臣妾以獻其所有南北之人見聞習矣何以圖為然因

圖以觀召公之書亦豈無所警乎

題宋御史汪自強誥後

右宋誥命一通開慶元年監登聞鼓院汪公自強拜監察御史之所受也其家失之久矣元至正十二年鄉兵起官軍持此誥易飲酒家士人洪如晦得之以歸御史諸孫某某以授其子汝懋汝懋謹裝潢為卷求題於某竊惟御史公清風勁節聳動朝宇不惟能使權姦巨卿有所警懼而朝廷宗社賴以奠安嗚呼賢者有益於世

如此哉是誥失而再得汪氏其復興乎汝懋善保之

題程以文遺曹子學書後

禮部員外郎程君以文博洽能文章大名曹子學精於篆隸二人在京師日相往來甚厚此卷凡三帖皆以文求書於子學者也以文不惟能文章尤善隸今辭意勤懇謙退若此則其不以自得為足而以所能下人固非小知自私者所可企及矣然非子學書法果有以度越諸君者以文其肯推敬若是耶以文已矣子學其尚保

之庶幾他日子孫知程曹有通家之好焉

題黃太史上京詩藁後

黃太史文名天下而上京道中諸詩尤為傑作葛邏祿
易之得其藁以傳且謁諸君為之題其知太史亦深矣
易之尚善保之

題宇文子貞為郁文海作龍溪山房記後

予以使事過會稽宿大能仁之方丈閩僧郁上人間示
宇文君所著龍溪山房記龍溪為臨漳壯縣山房則上

人舊居也上人久遊江湖間所至輒以是揭諸座隅其
惓惓不忘鄉井之意厚矣昔吾朱夫子在武夷嘗扁其
齋曰紫陽上人既有以見於斯而宇文之記又足以發
之羈孤牢落之際觀此庶足自慰矣

題新安張吳先世碑後

宋新安張珏嘗代異母弟逮獄以慰母心天下聞而義
之韓蘄王因辟為幕府朱文公嘗以四君子並稱之至
其曾孫桂有隱德事繼母復以孝稱江東按察使盧公

摯江浙參政燕公楠咸論薦之卒不就學士豫章揭公
奚斯銘其墓甚悉不幸毀於兵桂之孫吳避遷錢唐能
誦其詞請書於禮部程君以文將重識石間攜以示予竊
論世之人以孝弟稱者間有之矣求其子孫能繼者蓋
鮮況歷六七世繼二三十年猶繩繩不絕耶噫吳亦賢
矣哉

題崔元亨送項太醫敘後

大都崇真宮吳大宗師有弟子曰項子虛氏善轉鈎汞

為丹砂服之可長生不死劑其餘猶能起人於垂盡其
術亦微矣子虛既化去得其傳者蓋鮮予至錢唐見曹
樞密崔照磨所序項元齋切脉治病往往神效問之則
子虛之仲弟也嗚呼術得其傳其施於人者猶若是況
修己治人之道哉

題李咸熙畫

李成畫散在天下不少矣既從瘞於宋之諸陵又盡購
於其孫尹開封且不幸而焚蕩於水火之餘意者所遺

無幾此畫松柏二幅墨色蒼古筆力遒勁上又有端平
諸老題識其為神品無疑者第始書成諱而更字咸熙
豈即開封所購本而流落人間耶綏安萬夫長察罕溫
都爾侯偶得之於兵戈離亂之際信其為連城夜光之
寶矣然初本四幅已失其二他日合浦之珠延平之劍
豈無會合之期侯其善護之以俟其至

題息軒記後

天台張本仁名其軒曰息或曰善哉人不可以不息或

曰學可息乎本仁間以二者之言質於予予曰天以不
息而成化功聖人以不息而成治功君子固貴乎不息
矣然勞於晝者必息於夜發於春者必息於冬學而不
息則學無成仕而不息則老無所止所以君子尤貴乎
息也夫明必有息乃可以不息惟不息斯能有息息者
育德之基不息進德之本合內外之道也本仁之名軒
其庶幾知所擇乎

跋五輅圖

右五輅圖蓋宣和舊本而柯君九思所藏也五輅者玉
金象革木玉輅以祀金輅以封同姓象輅以封異姓革
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蕃國而鹵簿實兼之其樊纓采
就旗麾等袞之數各不同焉然或以多為貴或以少為
貴或尚其質或取其文其序不同其色亦異曰先曰次
曰綴議禮者之說往往不一此圖所載以象輅居玉輅
之後金輅之前未知何所據也然其運意精密設色工
緻毫分縷析悉中軌度非妙奪天巧者能造是耶熙暘

得此他日上之太常獻之禮官庶將備一代制作之盛典豈徒為好事者珍玩已哉熙暘其尚寶之

皇太子賜書跋

皇太子恒以燕清之暇怡神翰墨遇得意輒賜中外名臣而福建行中書省右丞臣恩寧溥得八字曰文行忠信為善最樂夫文行忠信孔子教人之法為善最樂漢東平王蒼處家之道也文以廣知行以檢身忠信以立本教雖有四寶心學也善行於外樂存乎中亦心學也

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原於心心一正則施之於家而孝友雍睦施之於朝廷而上下翕和施之於天下而謳歌鼓舞海內稱慶今皇太子揮洒寶章首及於此其真有得於聖賢心學之妙乎右丞世篤忠貞為時良翰是書也豈徒義畫禹疇足為世守之榮庶幾朝觀夕覩超然有以廓其澄清之志云

跋王國寶傳後

右沂水王君國寶傳一道撰於越士潘君嘉而翰林承

旨歐陽先生江浙行省參政周伯溫父所題跋也國寶
死三十二年矣其子彥琬來為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
余時適參政末見其文學議論英發有過人者固已竊
計其所從來遠矣及讀是傳乃知國寶陰德之施甚遠
而彥琬能以才行稱於人人為不偶然國寶孝義出於
天性其行於家則重閨怡愉而子弟恭慎其施於親鄰
則生有養而死有歸訟者息而怨者平其推於人則偽
鏹焚而紿悞絕私券毀而逋負免其動於鬼神則斷海

寧之妖祠訴新昌之滯魄他如去曹江擲戟以便往來
之舟論杭市鈔法以權輕重之直凡有利於民而益於
官者亦莫不忘其力之弱而快於行之勇也嗚呼國寶
孝義若此卒止於征商小職而不得一伸其用亦可悲
矣昔者人或以治獄高大門閭或以還帶致位宰輔或
以蠲舍緡而世祿不絕或以平糴價而見禮靈神一念
之發通於幽明一行之善格於上下況國寶行於家施
於親推於人動於鬼神者無往而非陰德之所致三槐

之植君家故事吾將於是乎徵

跋韓致用五雲輯錄卷後

會稽韓君致用間持諸公所著五雲書屋詩文一卷來徵余言按韓氏自魏國忠獻王在宋天聖中中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五色雲見其後竟以勲業致位將相至四世孫秘閣公扈駕南來居越之五雲門故其輯錄題曰五雲其後子孫往往多以是稱號蓋不忘所自也今致用實魏國之十世孫其築屋讀書亦名之曰五雲

而中書參議危君太朴翰林學士張君仲舉各為之記
序凡所以論次韓氏德澤及歷世藏書之盛可謂詳且
備矣然其所謂五雲者皆即秘閣居里之名而無一辭
及於魏國唱名之瑞宣二君姑舉其近而遺其遠也耶
雖然五雲為屋扁也屋為書藏也知藏而不知讀知讀
而不知好知好而不知樂則六經諸史亦土苴耳其能
超然卓見於陳言之表以克造夫聖賢之域乎致用其
益勉之

跋王憲使朱縣尹倡和詩卷

我國家統一天下首立臺憲以綱紀百辟大抵先教化而後刑政敦儒雅而鄙吏術尚寬厚而去文深故當時御史部使者多老成文學之士予家江東方七八歲時見牧庵姚公疏齋盧公按治之暇輒率郡士大夫攜酒穀歌妓出遊敬亭華陽諸山或乘小舟直抵湖上踰旬不返二公固不以為嫌而人亦不以此議二公也其流風餘韻至今江東人能言之自後綱紀日密嫌疑頓起

甚至出入扃戶又甚則謝絕賓吏久之遂習為常矣今
觀繼學王公與縣尹朱子中在宣城時酬倡詩卷迺知
王之標致猶不減於姚廬也吁世復有斯人哉至正二
十年冬十一月乙亥貢某題於三山香嚴寺之東軒

跋鄭希道拙存橐序文

江右鄭希道兄弟居匡廬之下彭蠡之濱讀書著文怡
然自得及出而施諸政事皆卓卓有過人者希道既沒
十餘年其子間以諸名公所作拙存橐序跋來求題予

雖未獲盡覽拙存之著而得觀歐陽揭黃杜危周張諸
公詩文或喻以連璧或比之雙鳳或謂其得山川清淑
之氣或謂其得茂叔元晦之微而猶惜其陸沈下寮不
得置諸館閣以盡發其所蘊於是益知其才之果異於
人矣嗟乎兄弟競秀一時在古且為難能況子孫又能
以家學繼美於後哉

跋宣和御書

夫以帝王御崇高之極而能樂山林澹泊之言又為之

親洒宸翰以賜志合志合其賢矣哉為子孫者宜世保之

跋毛貞士傳

君子之所以立身行已求無愧於心而已一有愧於心雖千駟萬鍾視之猶當如草芥焉今之人或有利僅若豪芒輒昧昧焉易所守以欺夫人甚者吮癰舐痔無所不為又甚者棄妻子背父母以僥一得卒至於殫身敗事而後已可哀也今貞士不貨殖不要功不苟得凡

其所為不惟無愧於已又將以愧天下之欺人者吁亦賢矣

跋阮孝子傳

天台阮祖立倉卒昇父避灾菽水致養能得其親之懽心視刳肝刲股者雖無驚世駭俗之行然斯其所以為孝也

跋汪節婦傳

汪節婦四明元寅先生仲女也年二十歸同里故宋提

刑陳曾孫紹庭甫四年紹庭亡無子鞠從子鑄為嗣教
之有成守志堅確益大陳緒年幾七十迺終嗚呼汪於
婦道母儀皆當旌表而有司卒不得上聞其子鑄徒取
士大夫歌詩以自慰亦可悲矣予嘗備員太史見儀曹
所具賢母節婦事狀多出中州而大江以南百無一二
豈法故有輕重哉其遠近詳略不同者亦理勢使然也
予於是重有感焉

跋夏節婦傳

黃巖夏氏女年二十一嫁里人黃侃八年而侃亡治喪
起冢晝夜哀號不絕教其子三人克自樹立撫其庶二
人皆若已出處宗族以義接姻戚以禮婚喪或有不給
者輒有所遺有司上其事旣旌異之其甥江浙行省理
問邱楠又求經畧李君為之傳嗚呼江南視中州為益
遠賢母節婦少聞於朝今夏夫人節行獨能顯著若此
者亦何幸歟

跋趙書韋詩

世稱韋詩出陶趙書出王或謂自是蘇州詩吳興書信然否當有辨之者

跋松雪招隱詞

王右軍果止於善書而已耶人於趙魏公亦云今觀所書招隱詞為之慨歎

跋李則平憲副所藏東坡墨蹟三卷

東坡自言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識者謂豈獨文為然其書法之妙亦類是也此帖蓋少年所書已

飄逸俊快如神駒健鵠不可控搏況海上歸來之後乎
右蘇文忠公寄陳氏三帖宋諸賢題跋者凡三十人蓋
已極盛美之形容矣則平憲副偶得於兵戈擾攘之餘
而徵求贊詠猶且不已吁賢人君子手澤為天下後世
重果如是哉

予客三山城西之香嚴寺歲莫風雨憲副則平寄示東
坡先生墨蹟二帖其一帖南康八境圖一帖記石墨八
境婉麗圓熟頗類二王以年月攷之蓋先生壯歲所書

也石墨雖無年月可攷筆勢飛動融化又非八境所可比然自謂目昏作小字殊難意必老年所書也一日之間盡觀珍賞豈偶然哉三復之餘謹識於後

跋徐明初所藏文靖公四詩

右集紫極宮追懷吳鸞稍久出關謁孺子墓道由澹臺而歸古詩一章及次韻春思古詩三章先君文靖公提學江西時手書也今蓄於廣德主簿徐君明初家明初由江西之官江東道經南湖留止家塾出以示余捧玩

手澤如新而音容不復可見矣抑先君謁君家墓詩云
宮堯漢士墳弔酹涕汎瀾勲業豈不榮名義夙所難孺
子名義著聞而勲業不少驟見者不遇時也際休明之
景運抗前人之名義而發揮於勲業安知不在明初乎
因涕泣而書其後既以勉明初且以識余心之悲也至
元後戊寅六月二十又五日識

跋程氏遺安義學本末

新安程致和既立義學以教其宗族子弟與凡鄉里之

願學者又割田五百畝為義廩以資嫁娶喪葬其用心亦仁矣哉有司方上其事值城陷事廢致和亦走建寧雖倉皇流離而卹姻贍族之心未嘗不慨然思有以復之也夫新安程氏去居河南而有明道伊川二先生先生道南而有紫陽朱夫子今致和於二程則為遠裔於朱氏則為外戚其道德仁義之訓蓋有自來矣嗚呼志之所存天必相之國家治平有日予雖老尚當拭目盛事

跋李經畧與裴檢校書後

至正二十年春三月江西賊鄧客冥陷延平閏五月圍建寧上下阻絕諸將縮慙不進經畧使李公發兵援之檢校裴君直慨然曰顏經畧在圍幾一月矣此而不自効雖生何為遂請行得兵數百直抵南鄉距建城半舍而止李公聞之且喜且懇急遣吏賞勞令孤軍無深入墮賊計且曰尤當以古人自任裴君得書感激佩服歸而裝潢成卷持以示予予惟唐蔡州之後丞相裴度親

往視師帥臣李愬實受軍制今李公統諸將裴君迺承
委寄雖其職分前後小大不同而奮義赴功無愧古人
則一也保而藏之豈徒為裴氏子孫之榮後之覽者亦
將感動而有所興起焉

跋張氏承訓堂記後

射干生於泰華高不踰尺而能臨百仞之淵蒙鳩巢於
苕葦編羽結髮而終不免於破折無他其所處者異也
參政危大朴記道亨張君承訓之堂謂其父直卿之教

之也既使不得就文法之習而又日進之以道德仁義
之言道亨卒能明經中第歷官清要以顯其身以光其
前人吁直卿固為能處其子而道亨亦知所自處者哉
承訓名堂信不虛矣年月日跋

跋當塗陳氏壽詩後

昔吾祖母廣陵夫人李氏年九十先君子文靖公辭禁
直自京師歸作愛日軒侍奉於湖山勝處當時秦郵龔
公子敬教授宣城一日肩輿至湖上為作愛日軒記有

云惟親年且喜且懼愛莫大於愛親而事親之日欲其長也其愛當何如人皆可以長年惟其得之天者厚而所值之時承平若是則享用豈惟親哉將人子之分願亦無不滿者矣予敬此言天下之名言也當塗陳氏兄弟事親色養優享素封之樂元統乙亥母夫人適及八十正月望日然燈張樂稱壽堂上融融如也是年漂水劉君兼美假館當塗偕弟元鼎作詩詠歌之今又四年陳母年八十又四矣人於富貴利達皆可以力致其不

可以力致者有二焉曰壽曰賢子孫也然人之生美惡
厚薄稟於天惟善可以自致善而獲報則亦天也今陳
母之壽如此子孫之賢又如此殆所謂稟之厚美而積
善之獲報者哉魚美徵予識其後予念先君子奉親之
樂如前所云而予母寧國郡太夫人今年亦七十有二
矣板輿輕軒在春暉貽蕩中予與陳氏兄弟同此樂也
至元己卯二月八日宣城貢師泰謹識

跋賽音迪延齊氏家傳

故贈咸陽忠惠王賽音迪延齊沙木斯鼎歷事太祖憲宗世祖
遂能以功業顯著西南萬里之外既沒而廟食猶不絕
子孫亦建侯專閫布滿中外非其厚德之積能爾乎雖
然積德在於前人培植實由後嗣為王子孫者其益懋
勉以光昭先業毋徒抱遺牒以夸於人曰吾咸陽王諸
孫也

跋曾克謙入閩記後

昔唐天寶之亂杜少陵入蜀李太白走江南雖當間關

危苦必有因而後往不然其不至於饑寒流離者幾希
今曾君克謙之入閩也果有所因乎無所因而幸以佔
畢給食學官方且優游道義為文以自解非真有所見
者能如是乎余於克謙重有感矣

跋高惟恭字說

詩不云乎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又不云乎溫恭朝夕執
事有恪蓋恭者敬之發也敬存乎內則恭見乎外恭之
為德大矣施之於身而晬面盎背施之於家而慈孝溫

仁施之於鄉邨於朝廷而彬彬禮讓小大翕和故中庸
論至德淵微之極功不過曰篤恭天下平而已矣惟恭
能誦詩之言服中庸之訓庶幾其日進於道乎

跋江以敬登樓賦

詩一變而為騷再變而為賦此賦音節清楚絕類騷體
第傷今思古不無沈鬱感慨豈猶有王仲宣之遺愴歟
不然其將慕楚大夫之忠憤激烈者矣

跋鄭德和所藏閣本智永千文

宣文閣所刻智永千文七十三行七百二十四字號稱
精妙必得旨乃敢摹印既摹印必得旨乃敢分賜然非
世戚重臣及左右近侍不與也臣某授經宣閣參贊經
筵幾四三年所得僅一二其貴重可知矣兵亂以來又
復散失今觀參政鄭昉所藏寧無慨然遂書而歸之

跋松泉圖

天台潘孟翔客京師間圖其父忠軒讀書之地曰松泉
舊隱求大夫士歌詩以歸為壽焉予惟歷霜雪閱歲年

不改其操者松也出乎巖谷放乎江海混混不息者泉也松類夫君子之貞泉類夫君子之潔隱居以松泉名其將有取於斯與

跋陶淵明圖

自司馬氏之東也一時勲名氣節之偉風流韻度之雅蓋不可僂數也然人物獨稱陶淵明文章獨稱歸去來詞往往好事者既詠歌以致其敬慕復圖之以為美觀何哉嗚呼三公九卿豈重於一令千言萬語豈多於一

詞也耶

跋杜孝子傳

人子之於其親雖孝如曾閔亦常事爾然千百世之下
求如曾閔者復幾人哉黃巖杜誼能以孝通神明而子
孫又能以孝揚先德亦已賢矣

跋白沙送別聯句

予奉詔總漕閩南道過四明承天台鄭蒙泉韓諫行毛
彛仲燕山馬元德會稽王好問括蒼王叔雨四明舒汝

臨僧朽石上虞徐季章華陰楊志中諸君款餞至白沙
猶不忍別遂留宿舟中飲酒聯詩明日迺去何真情之
甚厚也予時以醉卧及覺則詩已成矣故不及聯他日
復遲予東海之上握手道舊臨風把酒亦庶見吾黨交
義非世俗所能知也因識其後時門生劉中亦侍坐焉
至正十九年冬十二月六日識

跋諸公所遺馬編修書札

師泰於歐陽先生有師生之分於黃學士有兄弟之義

於申屠待制有交承之契而張承旨周太常危參政宇文僉事則又朋友之厚愛者也是皆天下名賢碩師易之悉與之游書問往復繾綣若不忍一日相忘者斯固諸公謙撝下士盛德然非易之才行超卓足以感動乎人能得此哉今歐黃宇文已物故而子迪仲舉年踰八十又皆休致伯溫與某為同年亦將七十矣獨太朴方為朝廷柄用覽斯卷不勝感慨

跋子山公書陸喜五論

金史卷八
瑩喜皆吳士也喜論瑩四五固當矣獨不知喜自謂在
第幾爾子山之書其果有所見乎

跋王經歷小傳

士大夫不幸而遭世變或死或不死蓋其事有不同志
有所在也彥芳砥節厲行卒不為所汙亦難矣哉

跋楊大同遺姪書

夫見理明則其言正其行決金陵楊大同遇難死義蓋
已見於遺敬修書矣

笑堂偈并序

杭之聖安寺主僧公歌藏卜西番人也心空而行超善
以其學教諸子弟間為予言公歌藏卜華言普喜人則
笑吾笑以名堂其亦有知我所以笑者乎予笑答曰昔
莊生以開口而笑為達惠遠以三笑為樂而後之人又
有付萬事於一笑者笑固多端矣然皆不若不笑之為
愈也笑堂其以笑為不笑乎其以不笑為笑乎予不得
而知之遂為偈曰我觀人世事無一不可笑大慝藏機

關小智閃爍爍欲火熱肺肝有若原野燎一旦受苦厄
顛頓發狂叫所賴慈悲力普賜光明照遂使迷途者解
脫無老少閉門一炷香靈臺湛空妙如走闇方出如睡
夢方覺而師於是時歡喜見容貌跏趺笑堂中即此為
衆教

祭程以文

維至正十九年歲次己亥秋八月辛酉朔越二十四日
甲申中書戶部尚書貢師泰中書戶部主事李希顏翰

林國史院編修官錢用壬諸路寶鈔提舉劉天錫浙江
等處行樞密院照磨崔永泰等謹以清酒少牢致祭於
中書禮部員外郎程君以文之墓曰嗚呼公之行可以
追配古人公之德可以度越諸君類范黃之孤峻得虞
揭之雅馴教分六館制掌北門衣繡峨鐵儀曹是掄揚
颿使海益張令聞飯止一盂而心常自裕囊無一錢而
口不言貧生於昇平而客居半世死於離亂而克全其
身嗚呼方今作者不滿六七公居二三孰敢第一公既

死矣孰與儔匹海濶風高愴焉自失

祭多仲客尚書文

嗚呼余昔在京師子方魁天下聲名赫然傾動朝野及
余還浙江子亦以使至布宣德音克勤王事今余治粟
海閩而子又實來裴回握手情溢乎辭念別離之契濶
每太息而歔歔曾不數日竟殞危疾倉皇莫救恍馬如
失子之耿介勇足以進德子之俊明才足以任劇故雖
以十年之近居六卿之職生也人不以為過死也人皆

以為惜嗚呼海天茫茫魂歸帝鄉招之不來我心永傷
散登於俎酒實於觴撫棺泣奠庶幾來享

祭部吏虞舜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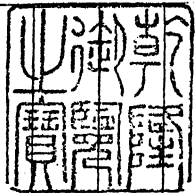
嗚呼舜咨果止是耶汝德之粹圭璧無瑕汝質之茂蘭
蕙方葩執矩矱以求方正引繩墨以糾偏邪事雖微而
必敬志愈厲而靡他不曲以阿不矯以夸不懦以慝不
僭以差左右就辟清苦益加汝既予信予亦汝嘉何山
裂之夢猶近而大還之遊已遐嗚呼生也無愧死也有

華予於舜咨抑又何嗟

祭姜奏差文

維至正二十年歲次庚子八月乙酉朔越二十有八日
壬子戶部尚書貢某謹遣部屬某等以特羊酒饌致祭
於奏差姜生維顯之柩曰予昔南來從者八人出則予
更入則予生其分雖殊其情實親幸相砥礪各効爾能
惟曹與姜亦予所任曹質而醇姜粹而溫何曹生之計
未幾而姜亦遽殞其身耶然曹死浯洲瘞無一金姜死

三山囊無一文於是亦可見能慎其守以無負於期望之心矣嗚呼履行不虧壽夭奚論閩山浙水道阻且深旅櫬之歸尚俟承平一尊遣酹以展予忱



玩齋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玩齋集卷九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主事_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_臣王鍾泰

謄錄舉人_臣閻學朱

欽定四庫全書

玩齋集卷九

元貢師泰撰

碑

重修南鎮廟碑

會稽山在郡城東南十五里地氣廣博而隆厚峰巒蒼翠上出霄漢而天柱石颿卧龍諸山皆環列其下如臣妾之事太君固不順伏趨嚮周禮職方以為揚州之鎮信夫隋開皇十四年始即山立祠唐天寶十載詔封永

興公祭用南郊之日歷代遂著常祀國朝加號王爵以
孟春之月遣使齋香幣祀一大牢守吏齋宿具三獻禮
其崇報之典視昔有加焉獨廟無守者有司又少涉其
地風雨凌暴久而不免於摧敗傾壓矣至正四年春廬
陵夏君日孜來為尹以故事謁廟下顧瞻旁皇曰尚可
緩乎亟詣郡白狀郡長貳咸是其議俾更新之於是邑
人相率分事竭作去其朽蠹易以堅良既增既廓百度
具興閱三月工師告成重門廣庭挾以修廡殿寢閑閑

齋廬翼翼神庖賓館悉稱弘麗且命道士陳道盛守之
盡覈故田奉祠事餘以給其食鼓鐘之聲鏗鎗四達齋
心竭誠朝夕惟謹然後克稱朝廷敬恭明神之意而山
靈川后鬼物衛從百怪之狀亦歛然森布流動於煙雲
莽蒼中矣竊惟古者諸侯祭境內山川而天子巡行四
嶽則舉望秩未聞其祀鎮山也史傳雖稱秦皇東祀會
稽而未聞其廟祭也然則厯世共事弗絕何歟蓋山川
能出雲雨則法當報祀而其神明之會非假屋室象設

宜無以寓其卷卷款款之誠此南鎮之廟所以厯千數
百年而益盛也況世傳神禹之興朝諸侯於斯乎嗚呼
神人協和而後理化大行六沴不作百穀用登吏茲土
者其可昧所重輕哉然廟雖隸縣境而山實一郡之望
山雖望於一郡而靈氣周流未嘗不上下磅礴乎吳楚
之域斗牛之墟也是役也固以見郡政之舉而夏君亦
知所重輕矣因作迎送神詩二章俾郡人歌以侑祀曰
神氣磅礴兮下廣深鎮南服兮鬱嶽崑崙宮庭恤兮孔碩

松與柏兮蕭森神之施兮澤濡惠我民兮不疵以愛錫
祀兮自天函香兮孔蓋神穆穆兮降升載雲霓兮翠曾
來儵忽兮從如雨盼豐融兮于豆于登

湖之頻兮山之陽神燕娛兮中堂歔參差兮拊鼓折瓊
華兮奠椒漿神將歸兮載起龍兩股兮旗旖旎神不留
兮奈何我之思兮曷已野有稷稌兮隰有蒲荷俾民樂
康兮降福不那春秋兮灌薦風雨兮崇阿

杭州路新建南嶽廟碑

南嶽衡山在荊州之野祝融之墟蓋五嶽之一也自黃
帝堯舜以來莫不崇祀而副以瀟霍二山漢武南巡以
衡山遐遠阻江徙祭其副徵諸典禮班班可見我國家
混一天下歲時遣使代祠惟謹杭州北門外故有霍山
行宮圯壞不治比年將吏有別建廟於太平里之通衢
以祀神之從者層簷穹棟疎櫺闕戶金碧輝煌規制宏
麗戊戌秋九月丞相康里公過而見之進父老曰東嶽
在魯境內所在猶廟祀不置況衡山實奠我南服者乎

然惟從之祀而象設未正非禮也乃捐金命工中塑嶽
帝象旁從六神兩廡繪山川鬼物之狀車馬仗衛出入
之儀因其舊而更新之明年正月率僚佐歲事於廟裸
薦興俯小大咸一靈風肅然神若歆享因顧左右曰若
是固足以稱神明之居矣然不可不思所以經久者乃
割錢唐履泰鄉官田六百畝命龍虎山道士祝升智掌
其祠事仍以西太乙宮真人王用亨主領之未幾升智
又買廟後民地得六百餘步以增創之然後殊庭真館

邃宇重堂莫不秩然並起矣既事執事者請紀其成竊
惟漢武因其近以忘其遠即其副而遺其尊曷若廟貌
之設猶不失其本真哉況山川之氣無所不通神之周
流亦無往不在精誠感召如響斯應秩而祀之又何慊
焉乃作迎享送神之曲俾歌以侑祀曰

靈連蜷兮夷猶駕文豹兮赤虬不我即兮我心則憂靈
續紛兮來下朱兩轡兮從如雨舞婆娑兮坎其擊鼓鬱
金裸兮椒漿烝斂兮芳薌靈醉醕兮在堂

靈之去兮不我留湖水春綠兮吳山秋望回飈兮綢繆祛
予灾兮逐予癘降予以福兮壽且祉歲復歲兮報祀無已

杭州新城碑

至正十八年春平章謁太尉曰錢唐東南重鎮地當衝
要城郭不完其何以守太尉曰然茲實大役汝其白之
丞相丞相謂天方旱民將弗堪議久未決則又曰丞相
無憂也當有以處之遂詣太尉請出粟二十萬石以始
興築命郡守謝節考觀圖志以諮故實度地植表以正

方位視民力上下田賦多寡授之丈尺以均其徭發姑蘇吳興嘉興松江四郡又一州兩縣四隅之民更相作息以亟其成猶慮夫趨事之或息也則督部將先築錢唐門並湖者數百丈為之程勸且誓羣有司曰凡今之為非徒勞民且費也勞之將以休其力費之將以衛其財諸君其勉喻之吾且日視其勤惰矣其自候潮門步自東青門則平江守周仁治之自錢唐門步至豐豫門則吳興通守陸大本判官張士俊治之餘杭則嘉興通

守繆思恭治之艮山北新清波則松江通守謝禮推官
馬玉麟治之和寧與錢湖則屬之海寧州仁和縣而總
其役者實謝節也令下之日風馳電驅小大奔走莫敢
不共伐石於山浮木於江舟輪輦載千里相屬荷鍤揮
杵萬堵皆興曾不三月而功已告成凡用石之工一百
六十二萬木之工一十五萬圻之工一百八萬金之工
二萬徒一千三百五十萬土石磚甃灰鐵木植麻象之
數累鉅萬億而不可勝紀也城之周六萬四千二十尺

高三十尺厚視高加十尺而殺其上得厚四之三焉甃以貞甃錮以堅珉礦墜堊塗雪立虹貫舊城包山距河故南北長今則截鳳山於外絡市河於內故東西廣而廣輪適中焉為門一十有二東曰侯潮曰新門曰崇新曰東青曰艮山西曰錢湖曰清波曰豐豫曰錢唐南曰和寧北曰餘杭曰天宗曰北新上各建飛樓四楹而外為甕城門皆左右闕其餘艮山清波各為月城環旋出入互相屏蔽鑿石為樞治鐵為扇金鋪銅環啓閉有則

縣以飛梁輒以重壕內凡二百步設鎧道以上下人馬
外凡百餘步及方臺以便矢石其上則發號之亭邏卒
之舍睥睨樓櫓連輓飛礮靡不畢具於是崇墉堅壁若
天造地設神鬼變化而形勢為之一新矣經始於十九
年七月十三日迄功於是年十月某日平章乃諏吉日
戎服上馬監軍司馬握刀抽矢從以鼓吹登城合樂以
大落之千夫行酒萬牛共炙高管遏雲飛旌耀日文學
智謀之士貌虎熊羆之將頡頏起坐更迭唱酬遠近觀

者盈城溢郭罔不心懼目駭以驚異其儀觀之偉成功之速也既事其賓僚將校相率請文以垂顯刻固辭不獲而其請益堅遂為之記曰杭之為郡左江海右湖山內接京畿外控諸國潮汐晝夜一再往返風颿雨舶瞬息千里象犀珠玉之珍秔稻魚鹽之利常溢於廬市而其俗又機巧多技能故五方之人咸集於此邑屋繁華貨殖填委可謂庶且富矣其城創於隋楊素者週迴三十六里奇廣於唐錢鏐氏者七十里方是時五季迭起

干戈相尋錢氏獨能保有茲土以國覲宋及我天兵南下農不弛耕市不易肆涵煦休養又將百年故民生不識兵革而城郭益廢不治十數年來遭時弗靖或遇小警則民心惶惶奔走駭散而守者亦莫知攸措今平章乃能懲禍於既往防患於未形僉謀獨斷以作斯城使國本以壯民生以寧立久安常治之基無一旦隳突之患所以贊襄丞相太尉而翊戴王室者其功烈為何如哉昔者南仲之事文王則城朔方以息四夷之難仲山

甫之事宣王則城東方以弭諸侯之亂播之聲詩載諸
簡冊千載而下猶使人詠歌欣慕不能自己然則平章
之興茲役也其有見於南仲仲山甫之事其君者歟勒
銘垂勲其可少乎詩曰

於赫皇元曩坤括乾作民父母聲教誕宣二祖九宗垂
統繼極皇帝嗣位克肖天德百年於茲文恬武嬉萬國
一家城郭弗治人衆物盛覺生不測海內騷然小大失
職皇帝曰咨孰殿東南僉謂康里協於帝心汝作丞相

於旬於理懷柔協和以對天子有嘉太尉克綏我民疇
其相之平章弟昆仲也死節行錫廟食季也秉釣兼總
宥密睠茲錢唐左湖右江提封千里實為大邦曰隋楊
素載興版築五季之際保於武肅宋復休養生齒日繁
仁漸義摩則惟我元盛極則否民亦瘁止狂童隳突四
郊多壘不有嚴城其何以寧迺究迺度迺經迺營迺召
長吏迺集將校令出維行是則是效按圖審勢庀財鳩
工師徒響應役夫景從荷鍤成雲揮杵如雨分程考工

各立部伍樹幹林比聚甓山魏縣梯輓石鬼運神移力
作甍甍和聲許許並驅齊興千堆萬堵崇墉既起壯我
雄藩鑿樞承鍵截鐵成關虎符魚鑰式嚴啓閉動靜應
時内外合制穹樓傑閣倚天絕雲丹碧炫耀五采成文
限以長壕防以連埭跨以飛梁洞屬闐闐舟航水塞車
馬陸填百貨之委商賈貿遷珠玉象犀南金大貝休任
雕題諸蕃畢萃既庶且富則教其民民曰忠孝敢不敬
承忠以事君孝以事父允蹈斯言天錫爾祜昔也無城

民何所依今也城成安堵而居昔也我民朝警夕備今也我民戶不夜閉我有室家於以康之我有粟帛於以藏之我作我息我出我入變呻為謳伊誰之力伊誰之力相臣將臣固我金湯以衛我人吳山蒼蒼海波不驚天子萬壽四方底平

建安忠義之碑

至正改元之十八年皇帝重念閩海道遠用兵日久民弗堪命詔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布哈特穆爾

以便宜移鎮之公既蒞事務修厥職明年淮寇陳友諒遣其偽將鄧克明等由建昌分三道犯閩又明年春三月陷延平夏五月乙亥圍建寧時經略使巴延布哈在城中遂以總管阮德柔為參知政事調度諸軍都事余元善檢校趙璋治文書以佐之達魯噶齊布延特穆爾主餽餉同知陳子琦賞伊爾莊文善各率所部往來接戰仍與理問景福實保萬戶劉八十朱建安鎮撫爰吉喇特田成住李庸獄丞祖托音布哈劉丞祖唐齡府判

廉達爾瑪周宗仁推官左惟溫經歷徐興福清州同知
蘇顯忠等分門拒守江西行樞密院副使明安與軍政
元帥呂天澤司礮石江西僉憲察叅揭泫江東僉憲余
觀詢謀勉勵以獎士氣尋陞陳子琦為郎中賈伊爾為
理問莊文善為宣政院判官龔吉喇特田成住為萬戶
既而賊勢益張公急督牙將合諸縣兵援之秋七月丙
子復延平戊寅建寧圍解又明年春三月鄧克明復導
渠帥胡廷瑞康泰大舉入寇三月庚申陷邵武五月辛

未奄薄建寧城下當城西北立十數砦以鐵礮火箭雲
車機弩晝夜攻突不少息城中食且盡公聞之顧謂參
政張裕曰此劇寇也我當親往督師凡資糧扉屨之在
行者子其速治之平章諤勒哲特穆爾左丞特穆爾斯奮
然起曰公掌符節義不可行行在我等即日誓諸將於
庭褭旗釁鼓行次延平號令嚴肅道路所經果穀如故
賊聞官軍且至攻益急平章謂左丞曰賊今深入建圍
未可卒解汀州總管陳有定戰數有功以為參政任上

流事則賊勢自分左丞曰善然非躬往不可秋八月壬辰左丞馳數十騎冒圍入城中城中軍民呼號喜曰左丞來吾屬生矣時參政阮德柔實總軍事且以其兵守平政門參政魏留嘉努以其兵守南門賈伊爾陞元帥以其兵守朝天門陳子琦陞總管以其兵守臨江門申號令以嚴備禦者達魯噶齊蔣濟蘇同知天保四萬戶如故而益以和卓董桓也據要衝以為聲援者右丞章諤勒哲參政鄭敗龔思永行樞密院判官賈巴圖也近以

舟師次水南者延平達魯噶齊趙唐古岱也留寓而籌策者仍三僉事更佐以江西經歷葛元詰也在告而分任其事者郎中鄭潛達魯噶齊布延特穆爾也九月賊梟將辛某復益兵來攻我去城不五十步連置營壘勢危甚乙卯左丞率都事張貞王斌理問伊埒約蘇及掾屬等會諸將於官山新城議所以擊賊者於是阮參政首出拱北門焚檄攬山砦魏參政出南門奪水南砦賈伊爾敗餘黨於菱角塘陳子琦董天麒亦敗之於萬安

州獲牛羊馬驢甲冑鎧仗之屬不可勝計賊自相踐溺死者千餘人丙辰賈伊爾乘勝復建陽戊午陳有定復邵武賊散走者輒遮殺之餘悉度關以遁平章左丞既振旅還會府論諸將功公方第其賞賚之等諸將咸曰去年建寧受圍六十四日大小三百餘戰居民壯者執干戈老弱運磚甃婦女治饔飧晝夜目不交睫四面矢石雜下死傷甚衆雖重創且攘臂轉戰不已城賴以完今年圍又一百八日居民力戰視昔勇益倍倉庾竭則

悉出穀粟以給餉帑藏虛則傾所有繒帛金寶珠珥以助費至於剝木皮苴草本以待頃刻之命猶分食飲以食戰者雖童孺羸瘠亦乘城怒罵誓不與賊俱生建城幸不陷而我等得以成功者皆吾民奮忠效義之所致也其敢私賞賚而忘吾民耶公曰善哉既行賞乃命權司發廩鹽四千斛以遺民食仍命有司立石通衢題曰建安忠義之碑為八郡勸以師泰嘗承乏太史也具事始未來徵刻文竊惟先王建邦設都必負谿山之險嚴

壁壘之制者所以禦強暴而防禍亂也然而高城深池
卒不能勝一朝之變由民心之不固也是故教之智仁
以育其德道之任卹以和其心勉之樹藝以厚其生薄
之賦斂以休其力然後上下相親休戚相係若子弟之
衛父兄設有患難雖使之赴湯蹈火猶且不懼又肯疾
視其長上而不知救也耶比年橫兵連起所在吏民望
風遁去連十數城無一能守者甚者反為嚮道甘於臣
僕又甚者率其子弟攻其父兄天綱人紀於是極矣獨

建安之民能以孤城抗守連歲非真有所見者能之乎
吁偉矣哉夫忠義固本於人心而激昂獎勸則在上之
人今相府不有其功而歸之諸將諸將不有其功而歸
之於民民具有不效死者乎況建安實徽國文公講道
之地郡縣有祠閭里有塾而五劉之忠三蔡之學游胡
真氏諸先生遺訓具在凡事上使衆之方尊君親上之
道其父兄子弟聞之熟矣茲以數千之遺黎去十萬之
強寇休風丕烈卓然冠乎東南而光照海岳厥有由哉

為之詩曰

元德天齊帝敬日躋奄有萬國遂式九圍盛極釁生狂
狡突隳河蔓南北山延東西於淮於江流禍不已暨於
閩邦叫呶蠭起鴟張角拒毒甚虵豕犯我疆場瀆我國
紀維爾建安城固以完再至再敗卒莫我干我民繹繹
我師桓桓各率爾力以却兇頑倉庾之竭民則我食帑
藏之虛民則我給不令而趨不呼而集戰戰守靡日
靡夕寇既退矣賞賚斯論相曰女將將曰女民功成不

有懿德是敦窮窮克讓遂有休聞天佑其忠人服其義
孰不賈勇以張士氣芝山巖巖建水瀾瀾生既復生死
猶不死維學之正維道之隆施於後來烝烝其從抑澆
揚淳以激其風伊誰為之徽國文公平章曰都宜錫爾
羨敢錄以聞稽首北面天子聖明東南實眷刻石垂休
臣百其勸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慶通公功德之

碑

皇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承平百年民生熙熙不識兵革一旦釁起汝蔡毒流荆楚以及江浙皇帝重念茲實大藩非得威信重望之臣不可迺至正十二年秋詔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慶通移鎮之冬十有二月公至視政其時江東之饒信徽廣德鉛山浙西之常湖建德悉陷於賊且急犯三關以窺省治公召僚佐將帥語曰皇帝以重地畀我等治方地萬餘里屬郡三十二今若此忍時刻緩乎爾其即率所部分兵以進其或資

糧有不供器械有不備凡在行有不給者其責在我紀律不嚴戰鬪不力慢期愒日以殄我師則罪其可辭於是大小震懾莫不用命所向克捷曾不踰時郡縣皆復乃合長吏按視民數盡出註誤勞來招集俾安其業仍發粟賑之而後流離之民遠近畢至矣省治燉茆舍露處吏告經始公謂故址隘不足以稱大藩之觀宜更大之或以役重費廣白公曰吾方藉此以贍貧民奚為不可是殆非若等所能知也遂伐石於山浮木於江分官

董工萬手並作功既落成而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杭郡
學創而復廢會其所入不足取旁郡學院餘財益之規
制宏敞視昔有加公率僚屬行舍菜禮彬彬揖讓在泮
之士咸稱頌焉其他官寺傳舍樓觀之屬有關於政者
罔不完治雄書大扁宏偉端重識者以為如其人十四
年冬太師中書右丞相托克托公大舉南征一切軍資取
具江浙穀粟薪橐秸之需弓矢刀劍戈矛甲冑之用
動以萬計陸運川輸千里相屬使者督趣旁午公能推

誠感物以簡御煩周旋上下曲盡其道遂使民不告病
官無廢事明年春常州無錫盜起縱兵大掠進逼郡治
斷驛道衆議以重兵殲之公曰赤子無知弄兵迫於有
司故爾若能諭以大義彼自來歸衆聞之皆投戈解甲
請為良民又明年秋義兵元帥方嘉努鈎結同黨相煽
為惡出入擁兵馳突白晝殺人掠財物無顧忌公白丞
相喀喇公麾左右斬其首以徇杭民大悅初公至杭承
兵亂之後有司乘間為市厚斂薄給公私益耗公選於

衆分詣屬郡收其隱餘得粟數十萬石公節財用出入
尤謹非當於事一毫不妄予人故費雖鉅而歲漕之入
方物之貢未嘗匱也設有市於民必使視其高下而平
其直吏亦不得並緣為奸人皆樂輸之又明年出鎮海
寧海寧東距杭百里地瀕海磽瘠其民散處荒落間終
歲力耕猶不足以自給公惻然念之戒士卒不得離部
伍輒入人家雖左右僕隸人亦鮮識其面居二年如始
至既去人益懷之公在政七年朝廷歲遣使錫賚不絕

平居勤儉出天性祁寒盛暑晨出莫歸一日不敢自逸
身為將相而自處若寒畯一遇賓客則盡歡乃已祿賜
外家無贏財清苦之操老而益勵天下之人識與不識
聞其風者無不稱歎與人交恂恂自將至臨事毅然有
斷雖萬夫不可奪嗚呼可謂得大臣之體者矣公喀喇
氏字明德祖父莽賚特穆爾贈益國公父烏魯斯光祿
大夫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贈益國公公蚤以勲臣世家
之胄遇知仁廟給事內廷後長宿衛擢授中奉大夫大

宗正府掌判三遷至資善大夫上都留守出為淮東廉
訪使入為工部尚書拜河南行省參政左丞進資德大
夫甘肅行省右丞遷山東廉訪使改樞密副使陞同知
除侍御史陞中丞領侍儀司事兩陞皆特命也進榮祿
大夫江西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遷太府卿復留守上都
提調虎賁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加光祿大夫平章行
省遼陽遂來江浙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未行改平章行
省淮南未行還任江浙加銀青榮祿大夫踰年改福建

行省平章未行天子念公久勞於外且南臺按治四省
為尤重特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賜上尊御
衣以寵異之實十八年秋九月也公既去之五月杭大
夫士及其庶民父老日造丞相府俯伏頓首請曰吾儕
小人得不即死以至於今日者丞相與平章力也丞相
幸留惠我而平章已去省吾民獨能已於思乎將圖刻
於金石樹之省門之外以昭示無窮用敢冒昧以請丞
相以屬師泰師泰不敢以固陋辭遂為之銘曰

維帝作極維臣其命維獄降賢俾輔元聖龍驤虎躍乘
風翼雲統一萬國坤寧乾清有偉康里世著茂蹟帶礪
河山子孫奕奕祖也益國錫爵上公父也繼美適續大
功維賢有子克承克似遇知仁皇入備宿衛能以恭謹
出入禁闈帝曰汝衆汝其長之汝賢汝文可判宗正我
還汝留我京汝尹出則司憲入則考工克修汝職令聞
日隆河南西涼既參既丞樞機宥密貳副繼登執法之
司儀表中外玉帶袞衣歷踐台位睠茲江浙新剏於兵

疇其鎮之僉曰公能皇帝曰俞汝其子治衛以虎賁錫之弓矢公騎如雲公來自東誓將出師誅止其兇且附且降我疆我理宥詿撫殘其來如子粟施於廩其惠則均物取於市其賈則平內節財用外蘇民力祁寒盛暑朝出暮入民庶安矣我心則寧乃構公堂乃經乃營公堂既成孔廟有翼敷政設教是效是則王師大舉其會如林供億巨萬悉資東南漕粟飛芻千里相屬指顧有方饋餉用足彼蚩者氓梗於毗陵惟德之綏不煩以兵

彼狂者弼於杭之里德不可懷梟首以示公馬駸駸出
鎮海寧公來幾時海波不驚公胡遽行實長南紀公不
我留我留不已昔也充嶺我掠我戕今也甫安煦我瘼
傷昔也姦貪我腴我剥今也甫安去我毒蠱我飢公哺
我寒公衣撫我卹我我胡不思天錫我公彌壽遐福以
莫不庶以受百祿公曰豈敢天子聖仁惟天子萬壽以
福我後人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酬德公德政碑

至正十六年冬皇帝重念江浙用兵之久既遣大臣出鎮之猶慮司風紀者不能深諭旨意乃以江浙行省左丞酬德公為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時官廩匱乏民力凋耗公私大困公視事慨然嘆曰天下承平則擊奸去邪職也今日之事其在安靖而輯之乃挈綱維申令典務存大體以清治化屬行臺移置會稽公需之物吏白下有司治公曰有司即擾民矣遂出公帑市於民悉當其直民甚便之杭之三關曰昱嶺獨松千秋控扼宣

歙諸郡公首議增修堡壘嚴兵守禦賊屢犯輒敗去賴以無虞軍士有暴橫者短衣露刀白晝羣行市中殺人而奪之金有司莫禁聞公來皆避逃去且相戒曰監司大人不可犯也異時軍民雜處淆亂無別甚者遂私其室公語其帥於北關門外夾河築五壘徙居之亂少已杭故無城守保結之法久而益懈公更令戶大者長萬夫次千夫又次百夫立部伍別旗幟上下相維視他郡最為嚴整郡縣屬兵後吏並緣為姦公取其尤無良者

懲之餘皆重於犯法司稅者多結市井無賴子分布遠
近以漁獵商人令悉禁止物價遂平倉吏歲當更有司
輒視貧富為去取公廉知其弊父老奉香擁拜道上曰
此細故曰幸留意焉吾儕小人有所賴矣西湖書院在
憲治之西尊經閣歲久益壞公出私庾白粳二百石大
興修之丹雘髹漆煥然一新識者固知其深有得於治
本矣三吳之使來輸忠款亟相議遣官往報衆未決公
獨力贊其成迨今民受賜焉十七年秋上聞而嘉之擢

行省右丞賜上尊金幣慰勞甚厚臺臣尋以治狀聞監
憲如初按太史周燾所著武功錄公以浙東元帥董師
江東克復三路二州一十三縣全活十數萬人所至撫
摩煦嫗民爭歸之及其還鎮於鄞也置修城田以絕橫
斂復赤杭糧以便輸納增鄉飲田以敦禮讓凡可為斯
民計者無不深思而致力焉及今監憲又能維持綱紀
周旋上下以康濟時艱非其寬仁雅量包涵容蓄無施
不可安能使人翕然嚮化若是哉公字子元號春野蒙

古氏曾祖桑烏遜太師中山王祖特哩實克河南行省右
丞父旺沁江浙行省平章公由近侍拜南臺監察御史
歷四道廉訪使翰林侍講學士累官榮祿大夫今為江
浙行省平章政事銘曰

昔我世皇既定四方分命百司乃紀乃綱大江以南釐
為十道十道之長維賢允蹈睠茲西浙實為大藩地廣
物夥民庶事繁我公之來屬時孔棘務存大體用作民
則短衣朱抹白晝掠金片言之出強暴革心奸吏舞文

戕我善類罰止其尤罔敢或肆三關維維控扼東西連
營高壘賊莫敢窺什伍其民互相保結以戒不虞以安
爾業闢征有度商賈乃來筦庫弊除吏民畏懷乃新學
宮以振教鐸重門廣庭穹堂傑閣公既戾止玉節繡衣
來游來觀是式是儀是式是儀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克
修厥職皇帝曰都使往南國文錦上尊式彰有德台鼎
甫踐憲命復臨予非汝私實民之心公拜稽首曷敢不
欽天子萬壽以宣德音

重修清平山西天元興寺碑

杭之吳山西南行數百步其勢委而復起曰清平山右旋而東浮圖居焉曰西天寺延祐丙辰歲贈太師中書右丞相和寧忠獻王托克托始來江浙為丞相時會西天噶達爾瑪實哩班迪達師駐錫茲山王見而異之曰此佛祖上乘人也涉流沙萬里東來而適與吾遇非夙緣乎乃厚出金帛施之俾拓地創業建大招提且為修息之所越二年王還朝師居山中益久一日謂其徒曰吾歸

西天矣遂拂袖去莫知所之後有見之秦隴間者時已
百餘歲矣至正乙未天子以江浙用兵之久民力凋弊
思復重臣治之遂以王季子中書平章達實特穆爾階
金紫光祿為左丞相凡招降討逆賞功罰罪一切許以
便宜居數年政大修舉上聞而嘉之遣使錫勞加儀同
三司因感嘆曰此皆先王之教非臣之能也其將何以
報國家之恩寵而慰安先王哉間以暇日登覽湖山訪
求遺事則寺燬已久獨舊鍾存榛莽間王之名識具在

徘徊顧望惕然興懷乃出錫金規復舊制工師效能民吏協勸曾不踰月而穹堂邃宇廣殿重門藏經之室懸鐘之樓香積之廚栖禪之館罔不畢具繚以周垣甃以文石朱楹雕題寶幢珠絡佛菩薩天人之象香花燈燭之供鐘魚鐃鼓之音鏗鉤炳耀視昔益加盛焉乃更號山曰清平寺曰西天元興又於殿左創屋四楹奉祠先王割田以供祀事餘以飯其僧凡所以盡心圖報者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王康里氏幼侍武皇歷登華要知

樞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以至命相封王其中子特穆爾達實中書左丞相贈太師冀寧文忠王皆以盛德大業垂勲竹帛王之在江浙也鑿市河以通舟楫出粟米以賑貧民去今三十年深仁厚澤藹然猶洽於民心今丞相復能以宏材大度康濟時艱使朝廷無南顧之憂黎庶有樂生之望豐功偉績光昭前列茲寺之興豈獨致嚴追遠以永其孝思而已哉庶將祝釐錫福為人臣効忠之勸爾師泰不敏甚幸以文墨論議趨佐下僚用敢

備錄其始末而為之贊曰

卷九

大邦維抗左湖右江吳山中起羣峰來降清平之陽元
興有寺誰其作之王喀喇氏高僧達瑪來於西天雄偉
博大神光熒然王既見只王心則喜穹堂傑閣斯實創
始隻履之歸劫火灰飛王亦遙去樂極於西王有賢嗣
出入將相來殿南服為國屏障乃登茲山裴回顧瞻梵
宇再新王祠孔嚴丹楹金題寶幢珠絡神象屬聳天龍
踴躍趨嫗侍魔舞鬼歌雨花風枝散亂交加精神感

通用錫繁祉人孰不曰忠獻有子忠獻有子克繼克似
踐父之位行父之志維父子濟美以輔我家邦以欽於
世世

四明慈濟寺碑

慈濟寺在明城之東鄞江之上故泉州德化縣尹楊侯
秀為乾符觀主太虛容法師創建者也侯郡人仕宋為
監舶官入國朝嘗使暹人以其主來朝當涉海時風猛
濤怒舟幾覆侯於恍惚中若有見觀音大士者因得無

害歸而圖所以報祠焉聞容公東南碩師遂往謀之師
曰明之山東玉几峰為阿育王舍利之藏又東補袒洛
伽山為觀音示現之地朝廷歲遣使禮祠兩山而王公
僧俗川浮陸走以禱以禳者常肩摩而踵接侯果能即
其地之衝創寺以為延接之所則報無踰此者侯曰信
然非師不可迺買地度材用創茲寺前建大殿後闢方
丈三門兩廡丹雘輝映而正觀之堂栖禪之室庖湑庫
庾亦莫不次第興舉矣至大二年上之朝始被今額賜

璽書加護仍號師淨妙慈行真辨圓悟法師俾其徒甲
乙為之主於是四方禮祠兩山者有所歸焉初寺之興
也地瀕舄鹵食飲苦之一日行寺之東偏曰此宜有伏
流購其地鑿之果得泉甘美雖大旱不竭他日又將即
泉之北創歸寂之塔衆謂泉南大樟能出光怪里人方
神之懼興作有犯師笑曰吾已示之矣其夕天童雲外
岫公泊舟樹下夢老人求詩謝去明年師壽七十召其
徒法言可貴曰我佛世尊教從聞中入流亡所遂得空

滅我何以即解脫乎復執可貴手曰汝父儒者生女時
夢兩老禪至老禪宗門魁碩也汝今為我弟子豈偶然
哉凡我所未了者其在汝乎言已跌坐而逝衆既奉師
全身歸諸泉北之塔而傳其業於言言居十年賴以不
墜及貴繼之焦心勞思務承師志間顧謂其徒曰昔者
寺址甚隘晦不踰七今以衆檀那力已倍之矣昔者田
入之數僅二百畝而象山塗田又輒壞於水今幸成堤
亦已倍之矣獨莊嚴象設未備桃花渡新庵欲創而未

能其何以卒吾業廣吾施乎未幾有弟子普光者歸自
江淮得設色雕塑之藝延即大殿立觀世音大士象塗
以黃金絡以衆寶幡幢華蓋亦既完好會宣慰使李公
允中諤勒哲圖公來視政首謁茲山曰吾聞貴上人將創
庵海濱以廣延接此其人行甚高宜有以助之迺相率
捐金力倡其成且名其庵普濟然後規制恢拓棟宇宏
麗鐘魚鐃鼓之音香花燈燭之供與東南諸大招提韻
頤上下而其所謂發菩提心入三摩地者邦人士益知

所禮矣至正戊戌冬予以分部董漕閩廣使過甬東止宿寺之方丈上人歎予甚厚將別執書一卷若有所請而不言問之則狀其寺之始末以求記於予也予既序次其事而復為之歎曰揚侯以孤身遠涉能致暹臣之朝容公以碩德峻行能起揚侯之敬而言也貴也又能即空捐有以獲殊勝上為天子祝釐下為民庶錫福使愈久而愈大亦何其教之盛而信之篤耶予於是重有感矣銘曰

大海渤溥蛟龍窟穴狂飈鼓之顛倒日月揚侯使遲摧
檣折颿被髮一呼風平浪恬惟大悲力是名菩薩圓通
出現有難斯脫歸謀容公慈濟作宮白衣金色鄞江之
東王侯士民其來什伯天子曰都錫爾今額有隆其棟
有覺其楹寶幢珠鬘鐘鼓鏗錡曰言曰貴惟容之繼且
報且祈庶廣慈濟慈我之寓濟我之航以二者心普施
十方補袒洛伽玉几阿育神光咫尺即我身毒即我身
毒永祜南服永祜南服為天子祝何千萬年無量壽福

重修定水教忠報德禪寺之碑

距慈溪縣四十五里鳴鶴山之陽橐駝峰之東有寺曰
定水教忠報德禪寺左山右湖奇勝為一縣之冠青松
夾道綠竹沿澗逶迤曲折行十餘里乃至山門始建於
唐乾元間相傳為大梅常禪師開化之地有泉出山東
麓甘冽盛夏不竭注之飲雖久不腐故名清泉其所藏
大藏經乃唐人書吏部侍郎京兆韓曄材為之記歲久
寺壞宋嘉熙間太師越國公袁韶遂大新之奏賜今額

蓋寶葉源禪師所營度也我朝至元甲午東州永禪師
來更創大殿去今六十餘年又復傾圯其他屋宇堂室
亦廩焉若不可居寺之耆宿與大夫士皆曰此非有大
作為不足以成此十七年春見心復禪師應選實來師
堅慤而任事辨博而識微既至顧瞻徬徨晨夜勤悴將
圖興作會東南兵動徭役繁興寺之力益困一日陞堂
白於衆曰吾徒逸居安食惟佛是依今雖財力殫竭獨
無一人與我共圖之乎尋有耆舊仁英捐錢五千緡為

之倡未幾施者踵至曾不踰年大殿告成又有僧大用
勸集衆力於殿壁後塑觀音及諸天龍鬼神之象金碧
塗墍五彩輝煥而鐘樓經藏三門兩廡庖湑庫庾以次
完葺比其翠幢孔蓋寶函珠笈羽翬華燈珊瑚瑪瑙一
切供養之具靡不周備寺舊有兩大桂茂甚宋廬陵麟
公住山日嘗製其花為香以遺誠齋楊公公答以五詩
有天香來月窟之句師因扁其坐禪之室曰天香正月
八日終其徒宗元等既塔於城南雲峰又二年戶部尚

書貢師泰以秘書卿召過浙水之東其弟子天寧惠禪
師天童良禪師相率謁予於舍館執進士趙友蘭所為
狀請銘乃節次其狀曰師諱明攷字舜田族張氏州之
黃巖人初母周嘗事佛好施予出見饑疾者輒傾囊濟
之當娠時夢異僧入室乃生師師幼穎悟日記千餘言
於浮圖書一過目輒意解年十七辭父母出家留之不
可遂往仙居三學寺禮雪山曇和尚落髮受具既而聞
天童坦禪師倡道東南即詣之一見問曰達磨不東來

二祖不西往其意云何師應聲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
坦曰此子機鋒敏捷宗門令器也自是遍叅碩師聞人
若古林茂公竺原道公東州永公元叟端公東嶼海公
尤器重之時日溪泳禪師居天寧請師掌三藏相與激
揚宗旨聲譽益著會仙居慈安法席久虛衆推師主之
已而三學諸宿曰此吾師受經地其可使為他山重乎
遂力挽以歸泰定初行宣政院於江浙丞相脫歡公實
領院事首檄師住天台之淨惠寺至順三年移主仙居

紫籜山廣度寺至元六年宣政院使納麟高公選住處
之連山尋隱鴈山師方登高臨深超然自樂而丞相伯
勒奇爾布哈公領院事復起師主天寧師辭不獲乃笑曰
出處隨緣爾遂行先是寺毀於火師至升堂集衆揚翠
曰吾徒赤手尚能有所建立況茲寺力猶可為乎於是
衆志堅一施財以資經始曾不逾年而邃殿穹堂重門
修廡與凡樓閣庫藏之製靡不雄偉壯麗內外秩然既
事會南行臺侍御史左公江浙行省左丞特穆爾公以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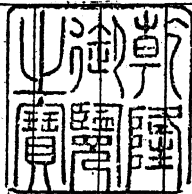
過台見而偉之為請於朝錫師金襴袈裟加今號久之
平章榮祿方公同知樞密院事資德公參政正奉公分
省院於浙東咸崇信其道為作佛菩薩羅漢諸天龍神
象雕金塗砂衆寶羅絡光彩照耀一復舊觀赫然為東
南諸刹之冠矣一日召其徒曰世尊臨終示衆有言汝
等當觀吾紫摩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其為我
了徹斯旨哉語已復請謝別樞密公公至師曰老僧去
矣佛法非國王大臣為之外護不可也敢以後事為屬

明日沐浴更衣淨髮跣趺而化時天大雪草木縞素學
徒悲號震動林谷葬之日以及民士罔不來會天日澄
朗道無游塵既窆大雨隨注衆嗟異之始師家居之南
有巨樟竦拔霄漢蜀僧過而指之曰茲樹西偃當有鳴
道法者出矣及生時樹果西偃師相貌雄偉言論辨博
恢擴真詮開覺迷罔後學烝烝來從如渴得啜凡度弟
子若干人得其法者曰藪曰惑曰瑞曰正曰嶽曰恩曰
保曰印曰圭曰大曰空曰慧角立名剎咸能蹈道闡法

藉藉有聲師喜為詩文雖片言隻字亦出人意表嘗即
巾峰下闢軒以居自號鶴松主人每朝夕煮茶款客引
鶴起舞顧影踟躕然自得外慮不入於心也去年秋
鶴斃賦詩悼之詞極悽婉聞者悲之不踰年而師亦厭
世矣嗚呼師生赤城黃巖之野赫然名動乎東南生能
被恩寵於朝廷死能使公卿貴人奔走訃贈非其卓行
高識有以異於人者其何以致是哉銘曰

竺乾之學禪為宗有極其奧斯覺雄并包萬有混一空

六識皆寂衆妙融嘻師揮翬揚宗風三軍朝氣當機鋒
卽真破妄明拄蒙度羣弟子道彌崇出其緒餘著事功
飛薨傑構連曾穹城霞海日光瞳矐菩薩羅漢諸天龍
黃金作相巍當中襴袍錫號黃帕封奔走士庶傾王公
譽聲流布龐以鴻師今化矣超玄蹤靈塔永閼台雲峰
勒銘貞石垂無窮



玩齋集卷九